

兰姆随笔选



王洪 韦海英 主编

· 世界文学精品丛书 ·

兰姆随笔选

海 翔选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登记证号: (京)131 号

责任编辑 海 英

封面设计 韩 兵

世界文学精品丛书

兰姆随笔选

海 翔选编

出版者: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印刷者: 百善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20 千字

ISBN 7-5052-0140-9 / I·60 印数:0001-5000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 元

总 序

王 洪

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文化的荒漠、精神的瓦砾中度过的。那时，如果能得到任何一本中外文学大师的集子，或是选本，是怎样的欢欣呵！还记得，当我在内蒙古草原上，借到高尔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是怎样顾不得掸去一身尘土，坐在箩筐里，就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直读到半夜而不觉饥饿和疲劳；也记得第一次看泰戈尔的《飞鸟集》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偶然的机，当时我要离开黄河边上的一个水电站，临行前，父亲带我向他的同事告辞，我意外地在他的小书架上翻看到了这本小书。呀！那些闪着哲理光辉的诗句，是怎样地使我颤栗、惊异：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寡独的黄昏，暮着雾与雨，我在我心的
孤寂里，感觉到它的叹息。

我用了临上火车前的整个夜晚，将那些最使我激动、联想，最给我以启迪的诗句摘录了下来，也印入了我的心扉。小灯昏黄，窗外，黄河的涛声排闥而来。

海涅、雪莱、拜伦、莎翁、屈子、李杜、东

坡、鲁迅……，这些文学大师，都曾与泰戈尔一样，活在我的记忆中。而这些人的名字，多么美妙呀！就象是灿烂的星斗。浩瀚的天宇恢弘而奇妙，人类的文学艺术，也同样是那样的瑰奇，是那样的汗漫无涯、无始无终，令人永远无法穷尽它的真谛。

那时，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如果我能享有这样一套丛书，它能将古今中外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集于一身，我就可以整日沉浸在这美的海洋里，可以在这绚丽的迷宫里漫步徜徉。

而今，离我第一次读《飞鸟集》，时光的华轮已经转动了二十个春秋，当年的梦想，也许早已成为了现实，而我却仍然难忘当初的梦想。于是，我和我的同仁们，一起来编这套《世界文学精品丛书》。

这将是一个大工程，也许是个永远无法穷尽、无法完成的工程。但无论如何，我们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编织当年的这个五彩的梦。

最后，我要向那些与我一同编织的劳作者致以谢意，也向那些愿意与我们携手共入这美妙境界的读者致以谢意。

1993年4月8日
急就于北京玉渊潭畔

编者寄语

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快，声光电器、美酒咖啡……五彩缤纷的物质世界正以它不可抗拒的魅力诱引着人们。

但是，人不仅仅生活在物质世界里，更生活在精神世界中，尤其是“面包有了，牛奶也有了”之后，精神生活的渴求愈来愈冲撞着人们的心灵。尤其是生存竞争日益激烈的今日，我们的疲惫而又常受到创伤的灵魂渴望栖居在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中，寻得一片宁静、一缕温馨、一种慰藉。

真正的文学作品展示的是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品读文学作品时，也是在一个独特而美好的世界中徜徉，也是在与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心灵作人生的对话。

我们把这套丛书献给追求真善美之心灵世界的朋友们。本丛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遴选名家精品，使您能够以最少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收益。

首批推出十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梁实秋散文选》、《徐志摩诗选》、《泰戈尔散文诗选》、《雪莱诗选》、《川端康成诗选》、《培根随笔选》、《屠格涅夫散文选》、《兰姆随笔选》、《寒山诗评点》。

《培根随笔选》 培根（1561-162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的《随笔录》是他对人生问题的探索录。前人在评培根《随笔录》时说它是一部“世界书”，不是为一国所作，而是为天下作；不是为一代作，而是为万代作。这些篇短意深的作品是培根人生经验的结晶，充满智慧与哲理。读此书，就象一个阅历丰富、

深谙世故的智者在给人们指点迷津。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1564—1616）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154首十四行诗在英国诗歌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爱情是这部诗集的总主题，莎士比亚以丰富的想象、绚烂的诗句把爱情这种人类最美好、最复杂、最微妙、也最难言表的感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兰姆随笔选》 兰姆（1775—1834）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散文家，他曾与其姊将莎士比亚戏剧改写成散文故事，他留给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随笔。兰姆出身贫寒，虽负高才却因口吃未能进入大学，姐姐因疯病杀死妈妈，他作为监护人为照顾每每发病的姐姐而终生未娶，这些不幸给兰姆的人生笼罩上巨大的阴影。但兰姆的随笔却极为轻松幽默，平常的生活、身边的琐事，在兰姆的笔下都有无穷的趣味，正是在这种轻松幽默中透出了兰姆微笑着看人生，尤其是人生痛苦的态度。

《雪莱诗选》 雪莱（1792—1822）是公认的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他的抒情诗描写自然，常灌注自然以生命，歌咏爱情则常融进自己的经验，洋溢着浪漫而真挚的情感，飞扬着丰富而优美的想象，而且音韵和谐，节奏明快，具有无穷的魅力。

《屠格涅夫散文选》 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与他的小说《猎人笔记》、《父与子》一样，他的散文也是俄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在这些散文中，屠格涅夫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抒写对祖国深深的眷恋，描绘俄罗斯美好的自然风光，表现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也流露出晚年的孤独与感伤。

《泰戈尔散文诗选》 泰戈尔 (1861-1941) 是印度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散文又是其作品中的精萃，他以清新流畅的笔调歌咏人类之爱，生活之美，歌咏大自然、青春、爱情……他的抒情诗使我们体悟到清新、恬淡的品味。

《川端康成散文选》 川端康成 (1899-1927) 是日本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情，都富于印象主义色彩，意境清新淡雅，又带着淡淡的哀伤。其关于日本传统文化的散文则将日本文化的特有神韵表达得淋漓尽致。

《寒山诗评点》 寒山，唐代诗人，他的诗歌带有浓厚的禅意，往往在平常的人生中写出独特的体悟。由于其语言的通俗不符合士大夫文人的趣味，上千年来一直被埋没，但近年先是在国外引起轰动，而后又引起国内的兴趣。

《徐志摩诗选》 徐志摩 (1896-1931)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艺术的影响，注重诗歌艺术的表达、意境的创造。

《梁实秋散文选》 梁实秋 (1903-1987)，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他的散文独树一帜，于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发现真淳的美，于饮食日用之中感悟人生真谛。

韦海英

1993年3月

目 录

牛津度假记	1
拜特尔太太谈打牌	11
往年的和如今的教书先生	22
在麦柯利村头访旧	34
关于尊重妇女	42
饭前的祷告	49
梦幻中的孩子们	60
海外寄语	66
扫烟囱的小孩礼赞	76
一个单身汉对于已婚男女言行无状之哀诉	87
穷亲戚	98
读书漫谈	109
天才并非狂气论	120
退休者	126
酒鬼自白	138
“家虽不佳仍是家”辩	151

牛津度假记

细心的行家在鉴定版画的时候，必先飞快地扫一眼（那眼神在似看似不看之间）画角上的“刻工之名”，才断言这是维瓦列斯或伍莱特的一件珍贵作品；同样，看官，你在阅读本篇之前，肯定也要看一下文末的署名，而且，我似乎还听见你大声问道：“这个伊利亚到底是何许人也？”

为了使你醒倦破闷，我在上篇文章里曾经提到一所早就破败不堪的商行里某些故世的老职员的不多被人遗忘的幽默轶闻。这么一来，在你心目中肯定也就把我当成了这个公司里的一员——一个为办公桌而献身的人——一个头发剪得短短、过着刻板生活的书记员——他靠着一管鹅毛笔来维持生计，正象有些病人据说要靠一根鹅毛管来吸取营养一样。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样。我承认：这是我的雅兴，我的爱好，每天的前一段，当你们文人学士需要让脑筋松弛一下的时候——（其实，休息之道莫妙于做做那些乍看起来与你们喜爱的学业毫不相干的事情）——我偏偏要费心思去考虑那些蓝靛、棉纱、生丝、印花或

者不印花的布匹，借以消磨掉好几个钟头的时间。因为，首先……；其次……；当你下班回家，对于读书就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欲望……；且不说在办公时间内你还可以往那些多余的表格、无用的大张包装纸上写下你那些十四行、讽刺小诗、甚至小品文的构思——这么一来，账房里的边角下料便在某种意义上自然而然地成了培养作家的有益材料。我这支鹅毛笔整个上午陷在数字、号码堆里，象马儿在杂沓密集的车马群中艰难前进，一旦得到解放，在午夜挥笔成文，犹如马儿脱缰，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奔腾、撒欢儿。……因此，你瞧，屈居下僚对于伊利亚这高尚的文学事业要说什么影响，也妨碍不大。

我这么急急地详细列举出这许多商品的名目，并不想表明我对于公事房生活的缺点闭眼不看，因为一个眼尖的人从约瑟的袍子上也能找出毛病来。所以，我要在这里恳求得到许可，对于在一年四季当中能稍稍给人安慰的间隙，那些点点滴滴的自由时间统统都被废除、取消——日历上那些用红字印出的喜庆节日，如今实际上都变成了徒具空文的倒霉日子，不能不从心灵深处表示遗憾。保罗，司提反，巴拿巴，还有——

古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安德鲁和约翰

——早当我在慈幼上学的时候就纪念着他们的圣名日。就连那时候用的巴斯基特版的《祈祷书》里他们的画像，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彼得以一种很不舒服的姿势给吊起来——圣巴托列米正遭受着痛苦的剥皮之刑，跟斯巴诺米蒂画的巴尔夏士一样——他们，我全都崇敬，甚至为了伊斯加略盗用公款我几乎流下眼泪——因为我们希望多来几个圣名纪念日；——所以，对于好人犹大和西蒙两个人合在一起才凑成一个寒伧的节日，我有点儿不大乐意——这样省事恐怕于教规不合。

这些本来是上天赐给学生和职员的好日子——它们“在远处闪着光，冉冉而来”。我对它们了如指掌，象一本历书一样可靠。那时候，我说得出哪个圣徒节是在下一周或下周的哪一天。由于周期性的差错，主显节可能每隔六年跟一个安息日合并。现在呢，我可就比一个不信教的人也好不了多少。我不想叫人说我指责上司缺乏英明，但是他们认为继续遵守这些神圣节日乃是旧教的陈规陋习。但是，对于这种由来已久的风俗习惯，为了礼貌起见，似乎不妨首先问一问那些主教大人——我说走了嘴，我怎有资格决定政权和教权的范围？——我只是小人物伊利亚——既不是塞尔顿，也不是大主教乌舍尔——虽然，我此刻正在学府的中心，在庞大的波德莱图书馆的庇荫之下，埋头攻读他们的大

著。

在校园里，我可以充一充上流人，当一当大学生。对于象我这样一个早年被剥夺掉在高等学府里娱情怡性的精神养料的人，能在这一所或那一所大学里消磨一两周闲暇的时光，是再愉快不过的事情。况且，这两所大学的假期在今年又恰巧和我们公司的假期一致。在这里，我可以不受干扰地散步，随心所欲地想象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学位、什么样的身份。我仿佛已经获准取得“该项学历”，过去失去的机会得到了补偿。小教堂的钟声一响，我就起身，幻想这钟声正是为我而鸣。我心情谦卑之时，想象自己是一名减费生、校役生。傲气抬头，我又大摇大摆走路，以自费上学的贵族子弟自居。我一本正经地给自己授予了硕士学位。说实在话，跟那种体面人物相比，我也差不多可以乱真。我在校园里走路，有些眼神不好的校工向我点头致意，有些戴眼镜的管宿舍女仆恭行弯膝礼，他们挺聪明地把我错当成有学位的人。我身穿黑衣服走来走去，这也助长了他们这种看法。但是，进入基督教会学院那充满虔诚气氛的四方院子，我一定得摆出“神学大老”的派头，这才心满意足。

在这些时候，大学里散步场所——基督学院里高高的树木，玛格大仑学院里的小树丛，简直就归我一人所有了！那些冷冷清清的大厅，门扉敞开着；招引人悄

悄溜进去拜望某位学院创建人或者出自名门或皇家的女恩主（那也应该算是咱们大家的恩人）——他们的画像仿佛向着我这个过去为他们所忽略的受惠者微笑，表示现在可以接纳我。然后，我再顺便去看一看食品小卖部和碗碟贮藏室，包括极大的地窖厨房，以及从那地穴深处发出诱人红光的炉火——这些地方使人想起往昔的伙食盛况：那些炉灶在四百年前就烘烤出第一批馅饼，那些铁叉曾经为乔叟烤过肉吃！经他那灵心妙手点染，那些端菜送饭的最卑贱的仆役在我眼里也变得神圣了，我甚至看见了他写过的那位厨师走在伙食经理的前边。

古昔，你那神奇的魔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本是一种幻影，却又无所不在！当你存在于世上的时候，你并不是什么古昔——那时你无足轻重，以盲目崇拜的心情回顾一个更为遥远的所谓“古昔”——在你眼睛里，你自己不过是平淡无奇、枯燥乏味的“现今”！那么，在这怀古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只生着半边脸的雅努斯神——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象回顾过去时总带着那样盲目崇拜的心情？那包容一切的未来，为什么仿佛一无所有？而那早已化为泡影的过去，看起来倒象是万物皆备！

你那“黑暗时代”又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太阳肯定也象现在这样光辉灿烂地升起，人也一清早就去干活。

然而，一听到人提起那个时代，为什么我们就产生一种感觉，仿佛黑夜立即笼罩一切，而我们的祖先也只好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徘徊！

古老的牛津，在你那一切稀世珍宝之中，最最使我倾心、最能给我以慰藉者，莫过于你那些贮存古籍的宝库，你那些藏书架——

钻在古老的书库里，真是得其所哉！那些往昔的作家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传给了波德莱图书馆的这些职员，他们的精魂也就在这里安息，仿佛躺在什么寝室里，一排排，整整齐齐。我不去摸弄那些朽坏的书页，那是他们的尸衣，我不愿亵渎他们。我怕一摸，就有一个幽灵从书里走出来。我在这书林之中漫步，呼吸着学术的空气，那些带着虫蛀霉味的古书封套，散发出在无忧无虑的园艺园里那些知识之果鲜花初放时的阵阵幽香。

对于那些古老的抄本，我更不敢妄动好奇之念，打扰它们的安息。那些不同本子里的“异文”，对于博雅君子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只能使我眼花缭乱、三心二意。我不想在故纸堆里刨来刨去。看书，我也无需三论六证方才相信。钩奇索隐，那是波尔森或乔·戴的事——后边这一位，顺便说说，我刚才还见他在奥略尔学院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象一个书虫似地，正忙着钻研不知从哪个无人过问的书橱里搜检出来的一份儿断烂案卷。由于长年埋头于书堆之中，他自己也几乎变成一本

书。他站在那古老的书架之间，一动不动，跟一本书差不多。我真想把它塞进一个俄罗斯皮的封套，放到书架上去。他肚子里的学问，也足够编成一大部希腊文词典。

老戴不断到这两所学府去做客。他那不太富裕的财产，怕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花费在从克利福旅馆到这两所大学去的路上。他胡里胡涂地住进这家旅馆，象一只鸽子进入蛇窟，与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律师、律师的办事员、法庭传令使、起诉人等等司法界的害人虫为邻，而且长期定居下来，过着恬静、无罪的和平日子。法律的毒牙居然于他无伤——打官司的风风雨雨仅仅从他那寒斋门外轻轻飘过——当他走过时，那面目严酷的司法小吏还要向他脱帽致意——无论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无礼行为都不曾触及到他身上——也没有人会想到用暴力伤害他、欺负他——这是因为打他，还不如“打一个抽象概念”。

老戴告诉我，多年以来，他对于跟两所大学有关的一切奇闻轶事，一直辛辛苦苦进行着调查研究；最近，他偶然弄到一部有关剑桥的诏令集手抄本，希望靠着这个来澄清一些争议问题——特别是两所大学之间关于创建先后问题的争议。可是，我担心，他这高尚的研究热情，无论在牛津，在剑桥，都没有受到应得的鼓励。那些学院的首脑、院长们，对于这些问题比别人更不关

心——他们只是心安理得地吮吸母校那源源不断的乳汁，并不想查问一下自己古老的母校高龄几何——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奇闻轶事是无补实际、无关紧要的。但有良田在手，何必为搜寻地契而伤脑筋乎？——这些情况，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因为老戴不是爱埋三怨四的人。

我打断了老戴用功，他象一头未经驯养的小母牛似地惊跳起来。因为“先验地”说来，我们两个人本来是不可能奥略尔学院见面的。不过，即如我在克利福旅馆，或在伦敦法学院的散步道上碰见他，突然跟他打招呼，他也同样会吓一跳。因为，除了他那叫人恼火的近视（这是晚上看书、点灯熬到深更半夜所造成的结果），老戴还是个大迷糊人。一天早晨，他到贝德福广场我们朋友老孟家去串门；佣人领他进入大厅，主人不在，他就要了笔和墨水，把他的名字和来访目的都仔仔细细写在本子上——在这些地方通常都要放着这么一个本子，以备那些来得时候不巧、访人不遇的客人登记之用的——然后，他客客气气告辞，再三表示遗憾之至。两个钟头之后，他邋遢着、邋遢着，又拐回到这一带，老孟那一家子在炉边安静团聚的画面——孟太太象家庭女神似地主持一切，他们漂亮的女儿陪伴在她的身边——又吸引住他的想象，使他无法抗拒，于是他再次往访（忘记了“下周这一天以前，他们绝不会从乡